

陵餘叢考 十



15
1906
10



15
1906
2097
0.



36444

<200|-369>

陔餘叢考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正月元日

歲首為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己之月為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為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為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爲厲、齊平燕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然則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隔歲曰去歲、月之前一月、未有稱去月者、北史蕭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稱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

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用巳日、後乃但以三月

三日爲上巳誤也、

沈約宋書以爲自魏始

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

午日、後漢書郎顛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氏、午貫象齒、鄭註、午故書爲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爲五也、後世以五月五日爲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又老學庵筆記云、太平廣記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至、蓋住與除同音、閩音同耳、

競渡乞巧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鬆船底使篙人衣油絲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已爲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歷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爲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文文山指

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視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曰城南登高詩隋書元冑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冑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

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則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鐵

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澗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鈎之劍、山海經、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註謂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犬戎獻之、即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家中得銅劍一枝、即所謂干將者、亦非鐵也、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亡卒降

始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又難

堯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此可見古時兵器不盡用鐵、至

漢時外國猶然、魏書崔鑒為東徐州刺史治銅為農器是農具亦用銅矣

齋戒不忌食肉

論語、齋必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不如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可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註論語、蓋本此、然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忌之、即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喪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檀弓、喪有疾、食肉飲酒、謂

居喪有疾病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肉也而齋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入齋官淳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飲醴卽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尙特詳之若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裳冕而垂軒則志不在於食焄斬衰菅菲杖而飲粥則志不在酒肉註端衣元裳齋服也焄卽葷辛菜也齋服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而齋戒但忌葷不忌肉尤其明証也程蘇二公當致齋日厨人稟造食葷素程令辦素蘇令辦葷戴埴鼠璞引此事謂二公未免以魚肉爲葷蓋以古制辛菜及魚肉

本是二項後人混而一之通謂之葷卽蘇公亦第循齋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魚肉爲葷則仍沿時俗之稱而

不改也

袁文記黃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魚來遂不免食葷則宋人以腥血爲葷亦不特程蘇二公

然古來以魚

肉爲葷而齋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已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與素對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香山閏九月詩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此齋戒之忌酒也常蘇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此齋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微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噉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肉惟菜羹飯劉勰并請二郊農社亦從七廟之制不

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尚不用腥血致齋者可
知是梁時齋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
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
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齋戒之忌酒肉其卽起於漢時歟
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菊註葷者薑及辛菜也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註葷辛物食之止卧荀
子哀公篇註亦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註葷臭菜謂
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
雅翼西方以大蒜興渠慈蒜茗葱爲五葷道家以韭
蒜芸臺胡荽薤爲五葷是諸書所謂葷皆不指腥血
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鑽燧生火以執葷臊葷與臊連

言則葷似卽臊之類按史記獺粥字作葷粥獺粥之
號本以其專食羶貉而名之而葷獺同音史遷旣已
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葷與血肉之獺混而爲一故
忌辛兼忌肉耳至東坡剖桃核得琉璃因著論欲斷
薰血袁文謂其用薰字不可解則未知葷與獺薰焄
本同音可通用也

尙左尙右

尙左尙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經武章云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尙右按凶事兵事之尙右固
有明証檀弓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
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尙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

廣以逐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

右廣本王所乘

屈蕩止之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尙左則以偶然王乘左

廣得勝遂改從尙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尙右也

按桓八年楚子

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亦尙左後乃改尙右

此戎事尙右之証也戎事凶事

既尙右則非戎事兵事自當尙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

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覲禮諸侯

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若論異姓爲

後之義則朝儀固尙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

言遂改而尙左則平時本亦尙左此明証也惟鄉飲酒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

氣主東南取產物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

夫賓位居右以爲尊敬遂凡事皆尙右左傳晉士蔿曰

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國

策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

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代謂魏王曰公孫衍將右韓

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

東面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

至此皆戰國尙右之明証也

信陵君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此則車中之制與他處不同禮記乘君之乘車

不敢曠左註謂車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則在左故乘車尊左也

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

信得廣武君東向而師尊之則秦時亦尙右漢承秦制

亦以右爲尊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帝乃以勃

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爲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

客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入穀爲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謂漢王曰：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以周昌爲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以不得仕於王朝也。是兩漢尊右卑左，久爲定制。至漢以後，改從尙左，則不知始於何時。梁書天監六年詔曰：近代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惟應南面，何更居

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是梁時雖正南面之位，而殿廷讌會諸臣猶以西爲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書江夷爲右僕射。北史齊天統三年以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皆以左序於右之先。則六朝時官序已皆尙左，而天監會讌羣臣仍以西爲上者，蓋專屬讌會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尙左，惟燕飲之事沿鄉飲酒禮以右爲尊，其後相習爲常，遂一概尙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燕席猶尙右也。唐時朝制尙左，尤有明証。顏

師古註漢書其於左遷則曰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其於左官之令則曰漢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師古係唐人而謂尊右是漢制可見唐時一切皆尙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欽聖向太后居寧壽宮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失上下之禮遂居隆祐宮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諫皆不以右爲尊而獨以右文爲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來尙左之可考者至有元一代之禮則皆尙右元史或薦趙世延參知政事仁宗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以阿散爲右丞相世延參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兒有大

功欲獨相以寵異之乃以爲右丞相罷左丞相不設揔思監先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是元時以右爲尊也今之尙左則自明太祖始太祖稱吳王時猶沿元制尙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滅張士誠後始改禮儀尙左乃以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黃瑜雙槐歲抄云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萬歲

萬歲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爲長夜之飲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優旃憫樞楯郎兩立有頃

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僞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
信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項羽歸太公呂
后于漢漢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
歲武帝登嵩高空中間呼萬歲者三後漢書任光守信
都光武自薊還不知所向或傳信都獨爲漢守乃赴之
光等方懼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萬歲馮異傳
時軍乏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縑穀軍中皆呼萬歲田
魴傳光武以賊延褒等付魴誅之魴赦之皆稱萬歲馬
援傳援封侯掾史皆稱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
水鑿井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匈奴又益兵圍恭軍
吏范羌自燉煌率兵迎恭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

大至及見羌皆呼萬歲李固傳固蒙赦出獄京師市里
皆稱萬歲董卓傳卓旣誅內外士卒皆稱萬歲吳志甘
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魏志馬超
攻冀城刺史常康遣閻温出城告急爲超所得遣至城
下使告東方無救温大呼曰大將軍不過三日至矣城
中皆泣呼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
歲宋書蒼梧王淫虐爲楊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稱萬歲
南史臧質引軍至盱眙太守沈璞納之質見城中豐實
衆皆稱萬歲隋書王世充與李密戰預索一貌類密者
戰酣時使牽過陣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唐
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通鑑唐末王緒誅殺將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壯士擒之軍士皆呼萬歲此皆上下慶賀之通稱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李尋以星變責方進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注萬歲之期指方進之死也則并有以稱臣下之死期者後漢書有廣宗殤王名萬歲北史後周時有李遠字萬歲隋時有史萬歲唐書顏真卿守平原時有將刁萬歲可見此字上下可以通稱若專屬至尊之稱孰敢以之爲字名者然專以此爲至尊之稱亦有所自漢書宣帝紀單于來朝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夾道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似已屬君上之稱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破匈奴還尙書以下欲拜之稱萬

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則漢時已屬至尊之專稱矣後漢書禮儀志策拜太子禮畢三公上殿賀壽稱萬歲又正月朔朝賀皆稱萬歲則并著爲朝儀孫盛獻帝起居注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宣詔訖莫有應者尙書丁公曰大臣旣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晉書桓元篡位登郊壇告天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晉安王子勛僭位於尋陽行禮日羣臣忘稱萬歲魏書道武帝登極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北齊武成帝過東郡孟業爲郡守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當唱萬歲奉迎耳唐書昭宗東遷民夾

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五代
史朱友珪弑逆均王友貞諭將士討逆之意軍士皆呼
萬歲奉王爲主晉王存勗稱帝諸臣皆不欲蘇循自梁
來降卽舞蹈呼萬歲石敬瑭爲節度使軍中有擁之呼
萬歲者敬瑭斬之乃止後漢隱帝被害迎武寧節度使
贊入卽位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兵至
澶州將士呼噪以爲天子呼萬歲宋史太祖陳橋兵變
歸京師范質王溥同往見質初不拜溥先拜質不得已
從之且稱萬歲張遜傳寇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
馬首呼萬歲爲遜所奏曹利用傳從子泐被酒衣黃衣
令人呼萬歲杖死金史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

爲戲及稱萬歲此又皆以萬歲專稱主上者蓋古人飲
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爲慶賀之詞猶
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遂爲
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爲
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莊綽雜俎編廣南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屬可駭是宋時久已以爲君上之稱
故以此爲可駭邵二泉學史謂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爲
祝君之詞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萬
歲二字歷漢唐尙爲通稱也按續文獻通考元時朝儀
猶有舞蹈呼萬歲之制明史萬安于憲宗御殿時諸臣
奏事未畢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諸臣不得已皆退中
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名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是

前朝臣子見君猶有呼萬歲之禮。今宮廷尚有萬歲之稱。而朝賀則無舞蹈三呼。蓋至敬無文。不事虛禮也。

露布

三國志王肅傳註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爲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有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爲刺史。劾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弔。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挿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自賈

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旣爲征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高祖。曰。何爲不作露布。對曰。擒斬不多。若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爲露布。卽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

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論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謂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尙武若文采者則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別有義

衙門

衙門本牙門之訛周禮謂之旌門鄭氏司常註所云巡狩兵車之會皆建太常是也其旗兩邊刻繒如牙狀故亦曰牙旗後世因謂營門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拔其

牙門牙門之名始此封氏聞見記云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尙武故稱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詞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及集韻皆音作語無所謂牙音者鄭康成註儀禮綏澤云取其香且衙濕羣經音辨曰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平聲也及如淳註漢書衙縣音衙爲牙於是始有牙之音如淳係魏時人則讀衙爲牙當起於魏晉而訛牙門爲衙門亦卽始於是時耳袁文謂許慎說文衙字並無牙音而陸德明於左傳彭衙下不音某字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已呼爲牙

音而說文又無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於唐人云云是尙未考如淳漢書註也南史侯景將帥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則六朝時又久已訛牙門爲衙門故李濟翁資暇錄謂武職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鑑從其說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爲正牙奏事舊唐書凡正衙及衙門俱作衙字新唐書俱改作牙字蓋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謂之正衙御紫宸殿謂之內衙宋太宗時張洎謂朝廷或修復正衙當下兩制預加考訂則宋時朝廷猶稱衙見梁溪漫志吳斗南又謂漢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參衛於朝署之前者吾本讀作牙後世衙門之訛當自吾字始此亦一說封氏聞見錄亦曰或以公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

爲衙也

幕府

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此說非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衛青始有其號也然則幕府始于戰國時也但古所謂幕府指將帥在外之營帳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稱幕府者後漢書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固奏記於王曰今幕府新開廣延英俊後世稱衙署爲幕府始此蓋固本以東

平有驃騎之號故以幕府稱之而其實非將帥在外之營帳故後人遂相沿為牙署之稱也

視草

翰林草制書輒曰視草明史陳仁錫傳魏忠賢進爵上公仁錫當視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視草者是竟以代言為視草其實非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善為文詞武帝每為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視草二字始見此言作書已就令相如等覆視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書也溫革隱窟雜志引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謂此等語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

十年已後詔策皆帝文也則古帝王固嘗多自作詔令新唐書上官儀傳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張說傳元宗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徐楚璧傳開元時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此皆視草故事非以代言為視草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此尤明証

禽獸草木互名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獸亦有名禽者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孔穎達云驅者亦曰禽白虎通亦謂禽者鳥獸總名也曹植詩左挽因右射一縱兩禽連王充論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東坡却鼠刀銘夫猫鷲禽晝巡夜視皆以獸為禽故吳師道答吳草

廬亦謂禽卽獸而引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証之也
惟禽而名獸則不多見尙書百獸率舞焦竑謂非專指
走獸也因推論云後漢書華陀傳有五禽之術曰虎曰
熊曰鹿曰猿曰鳥是獸可名禽也考工記天下大獸五
脂者羸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可名獸也然則兩足者
亦得謂之獸矣至鄭康成周禮註凡鳥獸未孕曰禽此
別是一義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詩爾
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獲其雄狐焦氏易林
雄犬夜鳴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此以走而
稱雌雄者也書牝雞司晨山海經帶山有鳥名曰鷓鴣
自爲牝牡是以飛而稱牝牡者也又鄭瑗井觀瑣言謂
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廡
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爾雅釋草篇笋竹萌山
海經其草多族厥族多箴皆以竹爲草類是竹本亦謂
之草也

素王

莊子天道篇虛靜恬淡以之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史
記伊尹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註云素王者太素之
王其道質素也是尙未以專屬孔子蓋古來原有此語
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
謂南宮敬叔曰天將欲與素王之乎此孔子稱素王之
始王充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諸子謂陽成子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也。又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在新論。則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稱。杜預左傳序謂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邱明為素臣。

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前輩讀為都會之會恐非顧寧人則據後漢書以駁之謂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為吳郡而史記漢書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今本史記漢書皆作吳會稽寧人謂稽字乃後人所妄增是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爾并引胡三省通鑑辨誤謂太史公以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稱

為吳會則所謂吳會者不得即以為會稽之會也。因歷舉陳思王求自試表晉文王與孫皓書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鄭冲勸晉王箋陳壽上諸葛集等文所稱吳會皆當讀作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其說固辨不知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觀漢書地理志便自了然項梁項籍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其尤顯然可証者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若吳會字亦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韻接連

而重複若此者且寧人所引陳思王等文為據更疎而無當東漢已分吳與會稽為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陳思王等皆三國時人則所云吳會正指吳郡會稽安得讀作都會之會耶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吳會當是吳興會稽兩郡則又得之於會稽而失之於吳東漢三國尚未有吳興郡豈得以後世郡名牽合前人語總由於不考會稽郡治本在吳縣西漢時以郡縣連稱已作會稽之會是以有此紛紛也又東漢以後雖分吳與會稽為兩郡而會稽所管在錢塘

江之南其江以北則皆屬吳郡程普傳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宋書沈演之傳東諸郡大水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可見六朝時錢塘猶為吳郡地唐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也

按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中層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適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會字會稽之會故可分叶也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讀會人忽欲改為都會之會何耶

主臣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是皆以

為惶恐之詞。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文敘事既訖云景宗即主句臣謹案某官臣景宗云云其奏彈劉整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讀法則從主字析句洪容齋乃引史漢為據謂亦當以主臣為句而詆李善之誤殊不知非也蓋某即主句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已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若從容齋之說則所謂某人即惶恐者有何義哉按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闔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燥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矣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忽忽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暇東坡嘗求其說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為草書乃起草耳不暇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說甚新然亦非也章草雖起於漢時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謹論次其直章詔書編于左方是少孫所親見簡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草書并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魏晉間體尚未備習之者亦少為草書必經營結撰摹

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真書非如後世之習用便易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法如點必須空中遙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羲之前則正當講求結體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匆遽時有不暇也

罄南山竹

李密討楊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蓋本品氏春秋明理篇亂國所生之物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然此語引用者甚多齊宣德太后廢東昏之詔曰罄楚

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討東昏檄亦云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魏孝莊帝誅爾朱榮之詔亦云擢髮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賦

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賦題試進士當時施宜生廷試第一所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遼事遼史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會延和殿御試進士即以日射三十六熊賦為題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進士第並賜緋衣銀魚金海陵之命題蓋本諸此

北史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魏暴顯一日手獲禽獸七十二後周宇文貴年十一歲一日射野馬及鹿十五頭實職與宇文護分射熾得十七頭護得十一頭楊忠從宇文獫獨得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唐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王

武後一日射雉鬼九十五遼雅里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

斂衽

虞兆濬謂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而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云云按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後漢書和熹鄧后紀論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新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則男子之稱斂衽亦不第見於蘇詩也又元熊禾題東坡集云東坡真天人再拜當斂衽則元時猶未以斂衽專屬之女人

陔餘叢考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菴

經史子集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勗始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丙部則史記書覽等四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書又雜詞賦自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本於此宋謝靈運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

書目竟陵王子良集學士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為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舊稱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泝河西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韋述等治史毋瑗等治子王灣等治集見馬懷素傳自此經史子集之為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隋書經籍志已分經史子集者隋書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謝泌傳云唐景龍中分經史子集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隋書辛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禮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

一部此又私集稱部之始

詩文以集名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尙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隋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為集也

詩筆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爲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爲文散行爲筆耳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也是皆以詩筆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卽文耳然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

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二種若筆卽是文何以有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勰言爲據也至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序

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尙書序子夏作詩序其來尙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爲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

重於世者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註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尚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爲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爲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尚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爲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

此集註之所本也

題目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於此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誇讎此則品題之意

破題

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題然破題不始於八股也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旣出闈楊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鑿祥開日華許以必擢狀元是唐人以作賦起處

已曰破題劉貢父詩話云有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螢雪雜說俞陶作天之歷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歷數在於舜躬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滿場破題皆閣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陳尹作文帝前席賈生賦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陳季陸出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張元門客作坤厚載

物賦誦其破題於元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應曰續兩句可贈和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又范蜀公賦長嘯却敵騎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宋景文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是皆賦之破題也詩亦有破題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螢雪雜說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云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秋石林詩話亦謂駱賓王靈隱寺詩惟破題鷺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是宋之問所作下皆賓王作此又詩之破題也夷堅志程覺改習易經謁老儒張師韓傳易義張教以預擬題目如聖人作萬物觀之類仍教以破題

及主意於是遂捷此則經義之破題也

別字

字之音同而義異者俗儒不知輒誤寫用世所謂別字也此亦有所本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令尹敏校讖書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音字用點

一字數音者漢時但借他字比其音鄭康成所謂倉卒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孫炎始作反音則今反切之學也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左起

然則非本音而假借從他音者古人皆用點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謂副本音劈後人誤以爲副貳之副係其本音而於詩坵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此亦用點別他音之據今人於字之讀作別音者各於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點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人襲之因作二點今并有作一點者

厶字

天祿識餘云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卽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注云鄧

△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

文章家於官職與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爲典雅此
李滄溟諸公所以貽笑於後人也孫樵云史家紀職官
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
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
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
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
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
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
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

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
字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
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
此三說爲古學者不可不知朱國楨亦云近日文章家
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
曰昇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
死乃斬首分爲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爲櫬盛屍曰柩大
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櫬而舟子所呼
爲力索者亦寫爲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郎
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
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力戰越秦墟，驅蹂匈奴頂。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蹏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產，遂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爲捧腹。按宋時，自宋子京後，多效爲澁體，以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爲宵寐匪禎，扎闔洪麻，令子京見之，以爲笑資。并可見換字之，不始於明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洪容齋謂武成篇周王發之語，是時武王尙未代商，安得已稱周王。蓋史官追記之誤也。然不特此也。堯典四

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其時方在下，乃已稱虞舜。左傳衛州吁弑君，石碻之子厚問定君於碻，碻告以覲。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是時陳桓公尙在，乃已稱桓公。又楚公子子干自晉歸國，將立爲王。晉韓宣子問叔向，子干其濟乎？叔向以爲不能。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桓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終得國也。宣子晉臣，乃稱其先君曰晉文。伍子胥謂使者曰：語爾，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是時平王尙在，乃稱其諡。戰國策齊使使問趙威后，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問王先問歲，是覲面稱其諡也。韓詩外傳周公謂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

公時成王尚在乃已稱成王史記田世家田成子以大
 斗出小斗入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是時
 成子尚在乃已稱成子韓非子外儲篇亦述歌曰嫗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又漢高祖
 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
 臣也又高祖過趙張敖上食高祖箕踞慢罵趙相貫高
 等說敖請殺之敖曰吾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秋毫
 皆高祖力也是時高祖尚在乃已稱高祖古人追敘前
 事文法往往如此疎節濶目文義自明固不如後人之
 密也

古文用韻

古人文字未有用韻者尚書喜起及五子歌三風十愆
 之類皆歌耳洪範無偏無黨之類亦是使民歌咏左傳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龍尾伏辰天策焯焯之類皆繇詞
 耳其行文則無韻也散文有韻顧寧人以尚書帝德廣
 運一節及繫詞鼓之以雷霆一節謂皆化工之文自然
 成韻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
 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及小稱篇心術
 篇地員篇俱有韻語又國語中范蠡對越王柔而不屈
 疆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等數段皆有韻此為散
 文用韻之始以後則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韻如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之類
 不可勝數然其書自成箴銘一種非散文也莊子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御守神以物爲量等句韓非子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稱等句皆散文之用韻者史記褚少孫所補淳于意傳數千字通首用韻尤奇此又客嘲賓戲等文所由倣也

漢諺用韻法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此亦一體也庶物名義疏漢武宮中用李少君續膏一名都膚婦人傅之膚色都麗又能接骨宮中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後漢書賈逵博學諸儒

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雙通也丁鴻高才論辨最明京師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戴良初尚俠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家戴子高黨錮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墻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時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曰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人稱之

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巖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明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潢字冲嘏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時賀琛爲武帝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叅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劍戟森森李義

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
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
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基與
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
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

謎

謎卽古人之隱語左傳申叔展所云山鞠窮河魚腹疾
公孫有山之呼庚癸其濫觴也亦曰度詞國語秦客爲
度詞范文子能對其三楚莊齊威俱好隱語漢東方朔
射覆龍無角蛇無足生肉爲膾乾魚爲脯之類尤爲擅

長劉歆七略有隱書十八篇則并有輯爲書者然皆不
傳惟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出於風謠者略存一二至東
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如蔡中郎書曹娥碑陰黃絹
幼婦外孫蠶曰楊修解之謂絕妙好辭四字也又孔北
海有四言一篇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
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方好是正直
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
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
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
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如首四句漁字去水爲魚字時
字去寺爲日字合之則魯字也下皆倣此詩載石林詩

陽館叢書 卷三
話又越絕書不知何人所撰楊用修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吳平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成書又三國志註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國嫌太大耳據此可見東漢末之好爲隱語也然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曰魏代以來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者廻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又嘗輯之成編矣南史孫廣爲吳興守有高爽者嘗有求不遂乃有展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噴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北史斛律光傳褚士達夢人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畱何處人祖珽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畱人合成律字謂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鐘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又咸陽王禧敗逃謂防閑尹龍武試作一謎以解憂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謂箸也則謎之爲技六朝更盛行唐蘇頌嘲尹姓者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宋陶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

兒御厨飯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也錢氏私誌載字謎云日字加二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乃賀資二字也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圖字也洪襄陽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入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莊綽雞肋編又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曰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西溪叢語有一鏡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蓋甲午也此皆謎之見於書傳者前明并有刻爲成書曰謎社便覽又賀從善編一書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祐間東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隱字相倡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首編曰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省掾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又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瀾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編者曰包羅天地然則此狡獪小技編集成書者且不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語

湯若士演牡丹亭劇有石道姑白話一段全用千字文語打諢其實亦有所本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有祭社語云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能闡餘成歲律呂調陽某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烝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以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索居閒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

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則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倘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感渠荷滴瀝某等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據此則唐人已以此爲戲者臨川特仿爲之耳又唐閻立本善畫後拜右相而姜恪以戰功爲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此又在啓顏錄之前

釋文瑩玉壺清話及宋史李至傳載宋太宗曰千字文本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之然南史文學傳則謂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

次韻為之則所謂鍾繇書者蓋宋人傳記之誤劉公
 嘉話錄亦云千字文本梁周興嗣所撰而有王右軍
 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按梁時撰千字文者甚多
 梁武嘗自製千字文命沈衆為之註見南史沈約傳
 又南平王嘗使蕭子範製千字文命記室蔡遠為之
 註亦見南史而隋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
 一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註一為胡肅注又有篆書
 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
 載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為萬字文唐以後又有
 改次千字文者封演聞見記周述改千字文首句以
 天寶應道起將進之先呈右相陳公陳問曰翻盡乎

枇杷二字如何翻對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如此還

是未盡逃逡巡退明人卓珂月崇正中作千字大人

頌又將枇杷二字拆開有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七義

取祭用素枇也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此又皆從千字文翻新

以見巧者至楊文公談苑謂千字文開首題云勅員

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誤

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

閣鸞臺何名為勅也云云此說甚謬上命為勅自漢

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猶得通用耳非朝廷轉不稱勅

也說見勅字條內况此開首數字應即興嗣自書興嗣方仕梁

何由即自標梁代耶

敕

詔敕爲君上之詞本漢制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蓋本尙書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然漢以後敕字猶通用凡官長之諭其僚屬尊長之諭其子弟皆曰敕漢書成帝紀詔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元帝詔吏妨農事公卿其申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厲丙吉敕乳母善視皇曾孫後漢書陳寵爲廣漢太守府中多積骸寵敕縣盡葬之魏略鮮卑求互市梁習與之約相會空城中遂敕郡縣自將兵往就之三國志高堂隆以郡督軍

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卽按劍敕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又高貴鄉公被弑司馬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兵向臣臣懼兵刃相接卽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乃成濟橫入兵陣公遂隕命臣今輒敕侍御史收濟家族結正其罪靡消懷匕首欲殺太守張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此長官之敕僚屬也漢書韋賢以長子當爲嗣敕令自免後漢書張純傳純臨卒敕家丞死後勿議傳國光武詔其子奮襲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逸民傳向子平男女婚嫁旣畢敕斷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卓謂張邈也又李豐少時聲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吳書李衡密於

龍門上種橘千株，敕其子曰：「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千匹。世語：薛夏，天水人，臨終敕其子：「無還天水。」北史：雷紹臨卒，敕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此尊長之敕子弟也。惟北齊樂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賈德胄奏其嘗作敕字，武成帝因發怒，召使作敕字，與賈所封進相似，乃殺之。則又似專為君上之用。蓋古時詔敕本自朝廷，而民間口語相沿，亦得通用。至唐顯慶中，再定制，必經鳳閣鸞臺，始名為敕。而其令始嚴然。唐書：安祿山討契丹，敕人持一繩欲盡縛之。李愬生母早卒，為嫡母晉國夫人所養。晉國卒，父晟以愬非嫡子，敕愬服緦，愬不肯，則臣下

猶有用敕字者。此或脩書者習用古文之字，以為文非必當日實事也。夔牖問評云：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或作敕字，乃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乃作勅字，則資字非敕字矣。

旨

旨字，古人亦不專以為君上之稱。後漢書：曹褒傳，褒為園令，有他郡盜入，捕得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敕吏曰：「臯陶不為盜制死刑，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三輔決錄：游殷以其子託張旣，旣難違其旨。宋書：江夏王義恭請以庶人義宣還其屬籍，文帝答詔曰：「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於臣下所云，亦謂之旨矣。」梁溪漫志記：宋時士大夫名刺末稱裁旨。夔牖問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曰裁旨，則

宋時旨字猶上下通用

朝

古時凡詣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是也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也論語冉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衙視事亦曰朝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會稽都尉辟龍邱萇爲議曹龍邱萇卒延自臨殯不朝者三日劉寵傳寵爲會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南史范雲傳雲爲竟陵王子良主簿寵冠府朝是也又漢時凡官署皆稱寺吳志凌統傳統領兵路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是在外官署亦稱寺也

宅

同話錄謂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云五流有宅則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說非也士大夫相稱曰宅此名最古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繼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則未仕與致仕之家均稱宅耳

次

托宿曰次春秋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漢書周亞夫軍次細柳臣瓚亦引過信爲次以釋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

文凡至某處不論久暫動曰次某處誤矣

宦

禮記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註云仕與學皆有師此蓋泥於說文以宦爲仕之說而強合之也學則有師仕豈有師乎不知宦字原有仕與學二義左傳驪姬之亂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嫡子爲公族杜註宦仕也此以仕爲宦之義也趙盾餽翳桑之餓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遺之杜註宦學也此以學爲宦之義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讀作秀然禮記曰宿離不忒以初爲常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則宿字仍當讀本音爲正說文宿字本只入聲一音白香山贈溪翁詩云辭翁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是唐人猶讀入聲也嬾真子錄亦云二十八宿亦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賦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是六朝時已讀作去聲

帳

賬簿古人作帳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過於本帳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一天下也。又後周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隋書開皇十年詔凡流寓之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皆與民同。又裴政傳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劉榮云但須口奏不必造帳。及奏太子問帳安在元愷曰劉榮謂不須造帳。唐書宇文融傳鈎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皆作帳。

饗

東坡詩有老饗之語蓋謂貪於飲食也。按以饗為貪飲食惟韻會有此說而左傳饗饗杜註則云貪財為饗貪食為饗玉篇亦曰饗貪財也。則老饗當作老饗為是。然山海經饗饗本惡獸名又呂氏春秋周鼎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啣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則饗饗本是一

物之貪食者杜註不過因左傳有貪於飲食冒於貨財謂之饗饗之語故以二字分屬之其實此物本貪食之獸縉雲不才子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饗屬財饗屬食也。然則東坡所云老饗亦未為失也。

寫

曲禮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註謂傳之器中也並無以為作字者。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官寫字始作鈔錄解蓋因此器註於彼器有傳遞之義故借為傳鈔書寫之字。後漢書竇融傳融作書勸隗囂降漢光武美之詔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則以此字作抄錄解固已久矣。

保

俗語不禮人爲不保亦有所本北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封以陸令萱爲母更不保輕霄

甄

甄字許氏說文作居延反本與堅同音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官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協以爲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讀甄爲之人切者宋大觀中甄徽登進士時林摠爲樞密院唱名讀甄爲堅上以爲當作真音摠辨遂以不識字被黜則宋以前久讀作真音矣莊綽雞肋編謂卽起於三國孫權卽帝位尊堅爲

武烈皇帝江左諸儒遂避堅諱因其聲之相近乃讀爲真耳說文顛踰以真爲聲烟咽以甄爲聲可見甄本音乃堅而非真也

員

吳曾能改齋漫錄左傳伍員陸德明釋文音平聲然唐書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云王問切則作去聲矣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則以員爲去聲自唐已然又左傳季孫行父城鄆杜註今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鄆也員音云一音運則員之去聲并不自唐始矣

犬

犬即狗也。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夭。飛鳥，說文未生曰胎。初生日夭也。呂氏春秋則云：無殺孩蟲胎犬。飛鳥，高誘注曰：麤子曰犬。則又有以犬為麤子者。此說文玉篇諸書皆未見。

隔

窓戶之有疏櫺，可取明者，古曰綺疏。今日榻子，按榻當作隔，謂隔限內外也。夷堅志云：廊上列金漆涼隔子，甕牖間評作亮隔淵海，則竟作格，謂學士院窓格有火燃處。太宗嘗夜至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以燭入照之，後以為玉堂盛事，遂不復易。是隔格俱有典。

故俗作榻者非。

鄙

世以文雅者為都，樸陋者為鄙。其來最古，詩云：洵美且都。國語：楚靈王為章華臺，使富都那豎贊焉。註：都，閑也。那，美也。楚詞云：此德好閑習以都。史記：司馬相如車從，甚都是。皆以都為美也。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注：凡陋也。漢書：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誡云：鄙人愚闇，是皆以鄙為庸陋也。其實都鄙二字，蓋即本周制。都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觀，鄙則郊遂以外，必多樸儻也。猶今人言京樣京款，村氣鄉氣也。顏師古則謂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

通之稱故尚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以其字同也

按王充論衡引論語子見南子章于所否者亦云子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則鄙字自有凡陋本義非

田野之謂也又都者是閑美之稱亦非上京之謂今按

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質勝文則

野非以郊外之人樸僂而即以野為樸陋之稱乎左傳

楚申舟過宋而不假道華元曰是鄙我也杜註以我同

於其邊鄙也然則都美之本於國邑鄙樸之本於郊野

有自來矣師古之說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國立宗廟

之地之通稱亦非專指京邑也而師古以上京當之則

其於都字之本義亦未深考也按周禮大都小都在于畿四百里

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此即所謂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于產使都鄙有章則以都為邑都鄙為野鄙

雅俗

雅俗二字相對見王充論衡四諱篇引田文問其父嬰

不舉五月子之說謂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則雅

俗二字蓋起於東漢之世又劉熙釋名序有名號雅俗之語熙漢末魏初人益見雅俗二字起於東漢

猖獗

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猖獗史傳亦多用之然

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

獗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怒怒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

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詒猖獗邱遲與陳伯之書君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金將張

柔為蒙古所敗質其二親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

獺至此凡此皆有傾覆之意與常解不同

絕倒

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絕倒其實此二字不僅形容可笑也晉書衛玠傳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王敦見衛玠後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傳苗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此皆言傾倒之意北史崔瞻傳瞻使於陳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隋書陳孝意傳孝意居父喪朝夕哀臨每發一聲未嘗不絕倒此又極形其悲愴之致也惟

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居喪納其叔母馮氏為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此則與捧腹鼓掌等字意義相近耳然宋史王登傳登夜分正理軍書幕客唐舜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趙秉文雜擬詩不敢上高樓惟恐愁絕倒則宋元之間亦尚不以絕倒字專指詼笑趙與時賓退錄亦引衛玠事而論流俗以絕倒為大笑之誤

饑餓二字有別

饑餓二字亦有分別淮南子說山篇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注饑食不足餓困乏也沈作喆寓簡云饑非餒也不

及飽耳

釐釐

王西莊十七史商權釐釐條謂差之豪釐謬以千里釐里同是一韻而或作豪釐二字蓋傳寫之誤而以顏師古音釐爲離謂其不識字按豪釐本權度之數孫子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杪十杪爲豪十豪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後人又移之於稱是權度皆以豪毛起數其字本應從毛而反謂釐字傳寫之誤未免臆說况史記儒林傳有禽滑釐卽孟子所載滑釐可見釐釐二字原屬相通古無四聲之別釐釐一也而必謂由釐訛寫爲釐則是古來本無釐字豪釐之釐但應作釐不應作釐矣西莊所最據者許氏說文然史記禽滑釐漢書劉屈釐岑元熙爲魏郡守人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其字皆在許叔重之前豈漢人早撰別字耶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